

宋

史

百三十一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二

宋史四百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修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姦臣三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
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
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
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
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

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為副元帥二年
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
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
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
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
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
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
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明
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
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

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蠶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淳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更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鶚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

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激劾之乃罷潛善為
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又論潛
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為
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
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
許景衡輩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為之
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錄後諫
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
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
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祈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為虞部
郎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
州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
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
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
服橐韃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
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
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
向言人人殊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喜
曰廷俊言是也既濟縣大名歷鄆濟達于京奏為集

英殿修撰北兵薄京城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為然宗澤曰女真狂譎是欲欺我師爾如即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常布內侍皆劾奏之罷伯彥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

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陳
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彥潛善不已復褫前職
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徃徃淪謝惟汪伯彥實
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宜與牽復秦檜張浚曰
臣等已議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內
外孚信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
而浚亦伯彥所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
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藩舊僚
去國七年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比皆人情之
常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

節度使十年請祠後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謚忠定
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使割地
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而北之乃
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
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
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
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
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
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

邦昌為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為割地與臣初議矛
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辭許之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
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為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
退檜瑀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吳玠共
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
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
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
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閏十一月汴京失守
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傳吳玠自金營來傳金帥
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

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
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
氏時檜為臺長聞伸言以為然即進狀曰檜荷國厚
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援之城操生殺之
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
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
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
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
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
地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玆

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
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
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
蜀唐為朱溫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
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
共為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
亦邦昌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
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
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不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
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

害顧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為偽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傳叔夜何臬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為任用撻懶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臬傳朴同拘而

宋史四百七十三

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
唱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
政事七月宗尹罷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
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
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
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
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
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
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

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為提舉參知政事程汝文同領之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黨也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卽曾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檜皆不聽既而有議廢局以搖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卽蓋自叛其說識者笑之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為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

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
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劉棻
為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
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
檜黨也檜初欲傾願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
布列清要願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
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
材於游酢酢以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
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
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始劾檜專